

明

熹宗皇帝

辛酉天啟元年春二月遼陽有數日並出

閏月孫如游罷

如游入閣言者詆其不由廷推交章論列如游亦屢乞去帝輒慰留至是疏十四上乃許之後四年卒

恭文

三月我

大清兵取瀋陽遼陽經畧袁應泰巡按御史張銓字字蘭水人等死之

應泰議三路出師復清河撫順未行我

大清兵已薄瀋陽總兵賀世賢等嬰城固守

大軍奮勇縱擊城外兵七萬人皆潰世賢戰死總兵尤世功參將夏國卿張綱知州段城遂拔總兵陳策

李東誠等聞警赴援

大兵分路擊敗之策死焉東誠等遁去策與總兵童仲揆赴援時次渾河聞世賢敗沒欲旋師遊擊周敦

石砬都司秦邦屏守備雷安民等皆死焉石砬四川土司今屬夔州府

大兵乘勝直趨遼陽應泰撤奉集威寧諸軍并力守禦引水注濠沿濠列火器兵環四面

大兵掘城西濠以洩濠水分兵塞城東水口擊敗諸將總兵梁仲善陣亡侯世祿遂渡濠薄城應泰與銓

等分陣固守我

大清左四旗兵先登城城中拒戰達旦守城官牛維曜高出等俱縋城遁城中大亂翌旦右四旗兵亦登

城應泰居城北鎮遠樓知事不濟太息謂銓曰吾當死於此公無城守責宜急去退保河西時以遼河之東為河

廷推為明季弊
政前已具詞之
孫如游以講幄
舊恩熹宗特高
簡用即未必遂
稱得人之慶而
命相出自朝廷
實事當而理正
乃當時言路輒
以其不由推舉
妄肆詆譏交章
論劾必欲去之
而後已如游亦
遂抗陳不安屢
疏乞退熹宗竟
付之無可如何
是廷臣直志取
責之權當操之
目上公然把持
揆席爭構信信
朝綱倒置至此
不亡何待

東遼河之圖後舉銓不可應秦遂佩劍印自經死婦弟姚居秀從之僕唐世明憑屍大慟縱火焚樓死銓被執諭之降不屈令還西為河西署北向拜闕遙辭父母乃縊死我

副使何廷魁印綬率其妾高氏金氏投井死婢僕從者六人僉事崔儒秀戎服自經于
都司署轉餉同知陳輔堯殿展及都司徐國全皆自刎死何廷魁字汝謙大同人崔儒

堯州初陳人遼陽既下遼東之三河等五十寨及河東大小七十餘城皆望風降時奔竄者
 堯揚州段展涇陽人韓遠陽既下遼東之三河等五十寨及河東大小七十餘城皆望風降時奔竄者
 皆航海走山東其不能達者樓止各島間援遼都司毛文龍率師至皮島島在登萊大海謂之東江地
 處險可恃文龍招集逃民為兵分布峭壁聯絡登州為犄角計朝議是之授文龍叅將文龍仁

五月壬申朔日食

王化貞諸城人巡撫廣寧

化貞前以參議分守廣寧頗得西部心及遼瀋繼失廷議推化貞為巡撫時廣寧止戍卒千餘化貞招集散亡復得萬人激勵士民聯落西部人心稍定然化貞素無大畧不習兵事欲恃西部為援遂以登萊天津兵可不設諸鎮入衛兵可止時謂其才可倚議悉從之

皇后張氏祥符人

監魏忠賢即魏忠賢矯詔殺司禮大監王安

忠賢與客氏忌安持正嗾給事中霍維華

東光
人
劾之矯旨充南海子淨軍絕食三日不死遂撲殺之客

氏淫而狠忠賢不知書頗強記猜忍陰毒好諛帝深信之兩人愈相結用司禮監王體乾昌平人及李永

貞通州人石元雅涂文輔等為腹心凡章奏永貞等先閱視鈐識竅要白忠賢議可否然後行帝性機巧好親斧鋸

推鑿綵之事每引繩削墨忠賢輒奏事帝厭之
謬曰朕已悉矣汝輩好為之忠賢因得擅威福

月起熊廷弼經略遼東以張鶴鳴

初廷弼雖罷帝念其守邊功仍議起用及瀋陽遼陽繼失京師大震劉一燾曰使廷弼在當不至此帝乃貶馮三元等而削姚宗文籍召廷弼于家廷弼至建三方布置策廣寧用馬步兵列壘三岔河亦曰三义

明事至意宗勢
已一蹶不振況
復身親賤伎欲
與巧匠爭工其
為客魏揚蔽實
由自取但自古
閹奴乘隙為奸
亦自師承有本

如秦趙高侯二
世燕樂從今李
斯奏事以激其
怒唐仇士良教
其黨云天子不
可令常聞宜姪
其耳目無暇及
他事然後吾輩
可以得志觀忠
賢故智前後如
出一轍可見宵
小肺腸不謀而
合無如昏庸者
明知覆轍而蹈
之

河在奉天府海城縣西南遼河至
此合太子河入海即古遼澤也
上天津登萊各置舟師設登萊巡撫如天津而山海特設經略節制
三方以一事權遂命廷弼駐山海關經畧軍務賜尚方劍及行上宴之郊外命文武大臣陪餞異數也
先是王化貞部署諸將沿河設六營營置參將守備分守諸要害議已上廷弼謂今日但當固守廣寧
不宜分兵防河兵分則力弱倘一營不支則諸營皆潰又馬能守化貞議遂不行愠甚盡委軍事于廷
弼廷弼請申諭化貞不得藉口節制坐失機宜由是經撫不和廷弼又言三方建置須聯絡朝鮮與登
萊聲息相通乞給臣空名劄付百道募山東礦徒有能結聚五百人以上者即署守備都司如此則一
二萬勁兵可立致帝即從之未幾我

大清鎮江注見前守將陳良策潛通於毛文龍文龍遂引兵取其城王化貞遽以大捷奏舉朝皆喜命發

天津登萊水師二萬援文龍化貞督廣寧軍四萬進據河上合諸蒙古軍乘機進取廷弼遺書中朝言
兵力未集文龍發之太早亂三方並進之謀誤屬國聯絡之算時朝士方以鎮江為奇捷聞廷弼言多
不服而化貞再疏請出師且言勢在必克兵部尚書張鶴鳴深以為然奏言時不可失請令廷弼進駐
廣寧薊遼總督王象乾注見前移鎮山海化貞即渡河進師廷弼不得已出關次右屯明置廣寧右屯衛

府錦縣化貞無功而還注見前遂欲以不戰取全勝一意降將李永芳可倚為內應又信西邵言許助兵四十萬

尚書鶴鳴深信之所請無不允而于廷弼奏輒從中阻格廷弼憤甚抗疏言臣有經畧為大言以問中朝

左事惟樞臣與撫臣共為之鶴鳴益恨當是時廷弼守格廷弼憤甚抗疏言臣有經畧為大言以問中朝

一切反之絕口不言且謂仲秋之月可高枕而聽捷音臣而廣寧人見河冰合紛傳兵至奔竄四出化

貞乃始議守而鶴鳴請勅廷弼出關策應廷弼上言樞臣第知經畧一出足鎮人心而不知徒手之經

閣陽羅一貫守西平而已復出關駐屯鎮武堡名在廣寧縣東間陽城名在廣寧縣西南金元時

置縣於此明廢今為縣西平亦堡

秋九月葬慶陵在西平州天壽山

謚曰貞皇帝廟號光宗

明史譜曰光宗潛德久彰海內屬望而天不假
年措施未展三宗攜爭黨禍益熾可哀也夫

四川永寧

注見前

土司奢崇明反

永寧奢氏自洪武後世為宣撫司傳至奢崇周無子崇明以疏屬襲外恭內陰鷙其子寅尤驍桀好亂

時朝廷方遣官募川兵援遼崇明父子請行先遣土目樊龍張彤等領兵詣重慶巡撫徐可求衢州西

議汰其老弱龍等遂反殺可求及道府總兵官二十餘人據重慶分兵攻合江納溪破瀘州陷遵義興

文故九絲蠻地萬應知縣張振德字李修死之崇明統所部與徼外雜蠻凡數萬播州遺孽及諸亡命

奸人蠭起附之全蜀震動乃進圍成都偽號大梁設丞相以下官左布政使朱燮元字懋和將入觀

蜀王以亂留治軍事燮元急趣近道兵赴援偕右布政使周著南昌按察使林宰漳浦等分陣固守賊

攻城急四面立望樓高與城齊又潛納其黨城中為內應燮元捕獲之斬二百餘人又命死士突出斬

三賊帥焚其樓賊少懼已而援兵漸集石砮女土官秦良玉忠州人嫁宣撫使馬千乘先遣其弟民屏發

兵四千倍道潛度重慶自統精兵鼓行而西復新都他路援兵亦連勝賊然賊亦日益增忽有賊數千

而出擁物如大舟一人披髮仗劍上載羽旗中數百人各挾機弩毒矢旁翼兩雲樓曳以牛備職城中

賊中人皆哭燮元曰此呂公車也乃用巨木為機關轉索發礮飛十鈎石擊之又以大礮擊牛牛返走

賊大相持百餘日會賊將羅乾象遣人輸欵願殺賊自效燮元許之令誘崇明至城下伏起崇明跳免

乾象即於是夜縱火焚營賊兵亂崇明父子倉皇走瀘州乾象以眾來歸成都圍解以下事俱燮元亦

已授四川巡撫帥師追崇明乘勢復州縣衛所四十餘惟樊龍扼重慶不下燮元督良玉等奪二郎關

在重慶府據其險佛圖關在巴縣西即李嚴欲亦為總兵杜文煥所破諸將迫重慶而軍城中乏食燮

元以計擒樊龍殺之張彤亦為亂兵所戮遂復重慶瀘州尋亦復

冬十二月罷吏部尚書周嘉謨

神宗末齊楚浙三黨為政黜陟之權吏部不能舉及嘉謨為尚書大起廢籍向稱三黨之魁者漸自引

去惡霍維華傾狡出之外魏忠賢怒嗾給事中孫杰錢塘劾嘉謨受劉一燝屬為王安報仇嘉謨遂罷

歸

壬戌二年春正月我

大清兵取西平堡王化貞棄廣寧與熊廷弼走入關

先是化貞凡五出師輒引還

八九月皆一出十一月則再出李永芳不應西部亦不至

廷弼乞勅化貞慎重舉止化貞上言臣願

請兵六萬一舉蕩平時葉向高當國化貞座主也頗右之廷臣惟少卿何喬遠

字稚孝晉江人御史江東謙

北字

孫獻人

周宗建

字季侯吳江人

等與廷弼合餘皆右化貞令毋受廷弼節制廷弼抗疏言臣以東西南北所欲殺

之人適遺事機難處之會諸臣能為封疆容則容之不能為門戶容則去之何必內借閣部外借撫道

以相困又言經撫不和特有言官言官交攻恃有樞部樞部佐鬪恃有閣臣今無望矣帝令羣臣議兩

人去留時中外俱知經撫不和必誤封疆大事而張鶴鳴篤信化貞請撤廷弼他用帝不從責再議

未上而我

大清兵已西渡遼河攻西平堡招副將羅一貫降不從布梯楯進攻克之一貫死會化貞遣遊擊孫得功

參將祖大壽合總兵祁東忠赴援廷弼亦檄總兵劉渠會師前進與

大清兵遇乘機急戰

大兵飛馳突入奮射衝擊得功遽奔呼曰兵敗矣諸軍皆走

大兵追擊至平陽橋渠東忠及副將劉徵參將黑雲龍等皆死之全軍盡沒大壽走覺華島得功請降得

功素為化貞心腹及是欲生縛化貞以為功時

大清兵頓沙嶺

在廣寧縣東

未進得功揚言兵已薄城居民驚竄參政高邦佐

字以道襄陽人禁之不能止化貞方閫

署理軍書不知也參將江朝棟排闥入大呼曰事急矣請公速去化貞莫知所為朝棟掖之出上馬僕

二人徒步從遂棄廣寧踉蹌西走先是廷弼已離石屯次閭陽驛聞敗參議邢慎言

益都人請馳救為僉

事韓初命所阻遂退還及是與化貞遇大凌河化貞哭廷弼微笑曰六萬眾一舉蕩平竟如何化貞慚

議守寧遠

注見前

及前屯

明以元瑞州置廣寧前屯衛今廢故城在寧遠州西南

廷弼曰已晚惟護難民入關可耳乃以己所將五

千人授化貞為殿盡焚積聚與副使高出萊陽人胡嘉棟西華人等先後入關獨邦佐留松山自經死我

大清兵入廣寧凡四十餘城皆下遂進克義州而還敗聞至京師鶴鳴懼罪因自請視師給事中侯震陽

字得一嘉定人少卿馮從吾字仲好長興人董應舉字崇相閩人何喬遠請並逮廷弼化貞以伸國法獄具二人並論死鶴

鳴尋亦罷歸

二月貴州水西土目安邦彥反

邦彥水西宣慰使安堯臣族子堯臣死子位幼位母奢社輝攝事社輝奢崇明女弟也嘗與崇明子寅

爭地相仇而邦彥素懷異志與崇明合及崇明反或傳其已陷成都邦彥遂挾位以叛為崇明聲援自

稱羅甸大王率兵首襲畢節明衛今為縣屬陷之諸部頭目蠱起為助乃分兵西破安順注見雷益州

今屬雲南東下甕安明縣今屬貴州偏橋貴州鎮遠府屬而邦彥自統水西軍渡陸廣河在貴陽府修文縣境其上游出

安順府曰滴澄河下直趨貴陽當是時永寧未平水西復起貴陽城中藩臬守令咸入觀巡撫李檣字

人方受代已乞休聞變與巡按御史史永安武定人提學僉事劉錫元長洲人悉力拒守學官及諸生亦

賊攻不能克則沿巖置柵斷城中出入鎮將張永芳率兵二萬赴援隔龍里注見不得進諸將馬一

龍白身強皆戰歿外援遂絕賊攻城益急城中糧盡人相食先食糠藁草木敗葉皆食死人肉後

一女被食知縣周思而死守不遺餘力中朝方亟遘事不能顧久之新撫王三善字彭伯始分兵三道

進奪龍里城擊殺安邦俊水西別部頭目邦彥駭走遂乘勝抵貴陽城下先以五騎傳呼曰新撫至矣

舉城歡呼更生貴陽被圍十餘月城中戶十餘萬至是僅存二百人而孤城卒全皆檣及永安錫元功

也時議與朱燮元之守成都並稱焉

以孫承宗字稚繩為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預機務

承宗以知兵名廣寧既失東事益急遂進大學士又從御史左光斗請命承宗以閣臣理兵部承宗疏

言近年兵多不練餉多不核以將用兵而以文官招練以將臨陣而以文官指發以將備邊而日增置

文官於幕以邊任經撫而日問戰守於朝此極弊也今當重將權擇沉雄有氣略者授之節鉞如唐仕李郭自辟置偏裨以下邊事小勝小敗皆不必問要使守關無闌入而徐為恢復計因列上撫西部恤遼民減京軍增永平大將修薊鎮亭障問京東屯田數事帝嘉納焉

三月劉一燝罷

先是言官交章論沈淮淮疑一燝主之與魏忠賢比而齟一燝及周嘉謨罷一燝屢疏乞休許之葉門高言客氏既出復入一燝顧命大臣乃不得比保母致使人揣摩於奧窔不可知之地其漸當防不納先是客氏已遣出宮帝思念不食遂宣諭復入給事中侯震賜上言禮有慈母猶恩以義絕況么麼里婦何可出而復入官闈禁地內外鈎連借叢謁有不忍言者昔王聖龍而煽江京李閏之奸趙婕妤寵而構曹節王兩之變禍貽宗社良可寒心帝不省故向高以為言一燝後坐誤用熊廷弼削奪崇禎初復官至八年卒贈少師福王時追謚文端

舉內操

魏忠賢勸帝選武閣鍊火器又日引帝為倡優聲伎狗馬射獵給事中惠世揚周朝瑞御史江東謙等劾沈淮交通閹人弄兵大內中旨切責侯震賜黃尊素字真長餘姚人等先後疏諫皆不聽明年內操增至萬餘人

宣
內外

夏四月禮部尚書孫慎行追論前輔方從哲進紅丸罪

慎行召為禮部尚書既至即追劾李可灼進紅丸事斥從哲為弒逆疏言可灼紅丸乃首輔從哲所進乃敢笑然以進昔許悼公飲世子驪而卒世子即自殺春秋猶書之為弒然則從哲宜何居速引劍自裁以謝先帝義之上也合門席臺以待司冠義之次也乃悍然不顧至舉朝共攻可灼僅令回籍調理是誠何心許世子以死愛父猶不能自明從哲之愛先帝于何處明乎臣以為從哲從哲久居京師近縱無弒之心却有弒之事欲辭弒之名難免殺之實恐百口無能為天下萬世解也習多為之地慎行疏上帝以舊輔素慎事係傳聞下廷臣集議都御史鄒元標主慎行疏從哲奏辨自請削官階投四裔帝慰諭之給事中魏大中字孔時嘉善人以九卿議久稽趣之時議者一百十有餘人紛紛俱欲罪從哲獨刑部尚書黃克纘字紹夫晉江人及給事中汪慶百等數人右之希內廷意也於是大學士韓爌述進藥始末尚書張問達等合奏言慎行論可灼進紅丸事可灼先見內閣臣等初未知及先帝召

見乾清宮輔臣與臣等言俱慎重未敢決及宣臣等入宮先帝問可灼安在可灼至進紅丸少頃復進
一九先帝服藥微汗身溫熱就寢臣等所共聞見輔臣視皇考疾急迫倉皇弒逆二字何忍言但可灼
非醫官且非知醫知脈者以藥嘗試先帝龍馭即上昇非但從哲未能止臣等亦未能止均有罪焉乃
從哲反賚可灼及御史王安舜有言先止罰俸繼令養疾失之大輕何以慰皇考服中外宜如從哲請
削其官階為法任咎至可灼罪不容誅而崔文昇當皇考哀感時妄進大黃涼藥罪又在可灼上法皆
宜顯戮以洩公憤議上可灼遣戍文昇放南京而從哲不罪未幾慎行引疾去

大雨雹

御史周宗建謂陰盛陽衰之徵疏陳四事一攻大學士沈淮一請寬建言廢黜諸臣一言熊廷弼已有
成獄不當因此羅織朝士一專詆魏忠賢目不識丁陰賊險狠陛下用人行政一切之事皆墮於其術
恐離間之漸將起於蠅營讒構之憂念生於長古忠賢見疏恨刺骨

五月有星隨日晝見

山東白蓮賊徐鴻儒作亂

初薊州人王森得妖狐異香

森嘗救一妖狐孤斷尾令藏

倡白蓮教自稱聞香教主其徒有大小傳頭

及會主諸號蔓延畿輔山東山西河南及陝西四川後森為有司所攝斃於獄其子好賢及鉅野徐鴻
儒武邑于宏志輩踵其教徒黨益眾至是好賢見遼東盡失四方奸民思逞與鴻儒等約是年中秋並

起兵會謀洩鴻儒遂先期反自號中興福烈帝稱大成興勝元年用紅巾為識遂陷鄆城俄復陷鄒滕

嶧三縣鄒縣五經博士孟承先

字永觀

被執不屈死滕縣知縣姬文允

字壯昌

視事甫三日城破登堂

自經死

以印界小吏魏顯照及其父而與守務並罵賊死

時承平久郡縣無守備山東故不置重兵巡撫趙

彥膚施練民兵增諸要地請留京操班軍及廣東援遼軍以備征調薦起故大同總兵官楊肇基統山

東軍討賊賊乘肇基未至襲兗州為滋陽知縣楊炳及都司楊國棟所敗已而犯夏鎮韓莊劫掠漕艘

王森以邪術倡
教廣聚妖徒蔓
延畿省實為地
方大害即當嚴
急窮治以永靖
根株乃森既攝
錄有司尚令其
子及徒黨又皆
桀加寬縱遂致
遺孽復滋散于
益弄潢池所至
悉遭殘破總由
政刑叢挫匪徒

無所畏德而妖
賊橫行蓋亦亡
微之先見耳

官軍連破之運道始通賊又攻曲阜知縣孔聞禮率民兵拒守賊不能克引去時賊精銳聚鄒滕間彥
欲攻鄒縣副使徐從治字仲華海鹽人曰攻鄒滕難下不如擣其中堅兩城可圖也彥乃與肇基令游兵綴賊
鄒城而以大軍擊賊精銳感而殪之嶧山遂圍鄒大小數十戰城未下乃令天津僉事來斯行人蕭山及
國棟乘間復滕縣國棟又大破賊沙河乃築長圍困之賊食盡其黨皆出降鴻儒單騎走擒之送京師
磔於市鴻儒臨刑歎曰我與王好賢父子經營二十年徒黨不下二百萬事不成天也鴻儒舉事凡七
月而滅方鴻儒未滅時于宏志亦起兵武邑應之為諸生葉廷珍所獲王好賢亦捕得皆伏
論平賊功趙彥加兵部尚書餘進秩有差復以言官請修復孟廟恤孟氏子孫

六月以毛文龍為平遼總兵官

先是文龍襲取鎮江報巡撫王化貞而不及經畧熊廷弼兩人隙始開用事者方主化貞遂授文龍副

總兵累加左都督至是挂將軍印賜尚方劍設軍鎮皮島如內地東江雖踞形勢而文龍素無大畧惟務廣招商賈販易禁物無事則黨參

販布為業有事亦罕得其用

秋七月沈瀛罷

刑部尚書王紀字維理芮城人再疏劾淮比之蔡京淮亦劾紀庇熊廷弼獄廷弼薦遼陽佟卜年為監軍僉事張鶴鳴行邊以卜年嘗通李永芳

欽因以甚迂詞之罪鎮撫司獄具移刑部紀與員外郎顧大章字伯欽常熟人詔兩解之未幾紀削籍去葉向高言紀淮交

攻俱失大臣體獨斥紀如公論何淮不自安乃引去開內淮首進募兵之說結交閩寺遂

八月以孫承宗經畧薊遼

初廣寧既失關外五城七十二堡悉為喀爾沁諸部所據聲言助邊實懷窺伺經畧王在晉字明初太倉州人

與薊遼總督王象乾請給月糧歲費百萬又請築重關於八里鋪在山海外設守兵四萬人寧前兵備僉

事袁崇煥字元素東莞人以為非策白之葉向高向高不能決承宗請身往定之乃馳詣關門相度還奏築重

城不若築寧遠要害與覺華島相犄角因言在晉不足任自請督師帝許之賜尚方劍御門臨遣以寵

其行承宗既至關定軍制申明職守以馬世龍字蒼元溫夏人為總兵官令遊擊祖大壽等守覺華島副將趙

率教陝西守前屯前後築城堡數十練兵十一萬造鎧仗數百萬開屯田五千頃會我

大清兵不深入而承宗防守嚴亦不致敗初承宗之督師也辟職方事鹿善繼為贊畫

命善繼治軍儲而以鳴泰無實署軍事多不與議鳴泰快求去承宗亦引疾帝乃罷鳴泰諭留承宗

煥善繼請守益遠承宗然之議乃定命大馬興工崇煥及滿桂守之承宗將圖大舉請餉二十四萬帝

即命所司給之兵工二部相與謀曰餉足渠即妄為矣故用文移往復緩之師竟不果出鹿善繼字

九月增田賦

時增州縣兵計敵加餉從御史馮英請也

封弟由檢為信王即莊烈帝

冬十月左都御史鄒元標副都御史馮從吾罷

初神宗時元標從吾以建言削籍里居講學垂數十年泰昌初兩人始召用已而同官都察院乃共建

首善書院於京師御史周宗建董其事大朝暇與同志高攀龍等講學其中名望日重而諸不附東林

者咸忌之會明年當京察給事中朱童蒙郭允厚曹州郭興治慮為元標所黜童蒙乃首劾之以講學

為門戶元標疏辨求去帝已慰留允厚復繼劾語尤妄誕而魏忠賢方竊政傳旨謂宋室之亡由於講

學將加嚴譴從吾言宋之不競以禁講學故非以講學故也葉向高亦力為解且乞同去乃得溫旨而

興治復力攻比元標於山東妖賊元標從吾遂並引歸先是書院方建御史黃尊素謂元標曰都門非

講學地徐文貞已叢議於前矣謂徐元標不能用及是尊素言果驗元標從吾既歸奉小擊碎其碑暴

典籍盡被焚燬而院獨存後崇禎中禮部尚書徐光啟率西洋

人湯若望等借院修厝署曰恩局徐光啟字子先上海人未國禎字文監魏廣微南樂人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

士預機務

廷推閣臣首列孫慎行盛以宏字子寬潼關衛人皆不用時魏忠賢用事謀結外廷諸臣東謙廣微率先詔附

都門非講學之地朝官北講學之人郭元標等身列大寮自當以政務為重顧猶循里居餘事而于輦轂近地設絕分茅自高壇玷實非大臣所宜自處無論招聚生徒易涉黨援形迹即探之宋時四大書院適意人地亦迥不相侔豈非循名而失其實乎在羣小增具僥倖借事生風力為攻訐甚至

殃及先師本主其奸邪固不足責其元標等不從黃尊素之言致亂輩得藉為口實貽禍清流自檢亦已疎矣

遂援二人入閣時閣中已有葉向高韓廣微庸劣無心忠賢得為羽翼勢益張而二人曲奉忠賢儼如奴役紅毛夷即荷蘭明史謂之和蘭在西南海中地近佛郎據澎湖島名在今泉州府東海中與金門所相對其地

神宗末紅毛夷侵奪臺灣地在福建東南海中古曰東番今為府屬福建省治築室耕田久留不去後又出據澎湖犯漳州海

澄明縣今屬漳州府已復入廈門在泉州府同安縣西南海中嘉禾嶼有城官軍禦却之仍築城澎湖以居己

而巡撫南居益字思受渭南人請於朝發兵出擊事在四年迄數月番人始揚帆去而渠帥高文律十二人据高樓

自守諸將破擒之澎湖之警始熄其据臺灣者自若也明史外國傳荷蘭本國去中華絕遠華人未嘗所稱紅夷磯即其製也柁後置照海鏡大徑數尺能照數百里云

遣中官刺邊事

帝好察邊情常遣中官詣關門具事狀奏報名曰較事及魏忠賢竊柄遣其黨劉朝等四十五人賁甲仗弓矢白金文騎先後至山海關頒賚將士實規軍也孫承宗疏言中使觀兵自古有戒帝不省

三月太白晝見

夏四月朱國祚罷

國祚在閣素行清慎事持大體及是十三疏乞休遂許之未幾史繼偕亦致仕先是刑部尚書王紀為復具揭爭之紀為禮部侍郎嘗以事忤國祚者也人以此稱國祚長者歸後家無餘貲歸卒贈太傅諡文恪

五月四川總督朱燮元克永寧奢崇明走龍場今在四川敘永廳永寧縣東南與貴州大定府畢節縣接界今為營有守備駐此考此又一龍場非王守仁所講之龍

場驛也驛已注前

先是川兵既克重慶貴州兵亦復遵義己而遵義再為賊所陷推官馮鳳雛被殺朝議加燮元兵部侍郎為四川總督討賊至是燮元謀直取永寧集將佐曰我久不得志於賊者我以分賊以合也乃盡撤

諸軍會長寧注見前連破賊砦與秦良玉合兵搏戰賊大敗遂入青崗坪在敘永廳西亦曰青岡關抵城下拔之降賊

從而傳之以翼

值亦甚矣

王三善進討奢
酋雖連戰推鋒
軍聲頓振然亦
值其敗竄之餘
易于秦績並非
有勝算獨操況
既薄賊巢益當
乘勝掃除以清
變者乃三善輒
因屢捷生驕淹
留日久而于邦
彥等假息游魂
竟爾置之不問
至賊人得來其
退兵之隙尾蹙
猖狂前功盡棄
皆由輕敵老帥
坐取殞殲三善
節雖可矜而咎
固無可諒也

二萬副總兵秦衍作等亦克遵義崇明父子逃入舊蘭州城唐置州宋廢故城在今敘永廳東尋為叅將羅乾象所攻

克賊勢益蹙乃率餘眾走水西龍場借兵安邦彥邦彥遣二軍窺遵義永寧燹元敗走之諸將乘勝鏖

入龍場生擒崇明妻安氏及其弟崇輝斬獲萬計崇明父子竄深箐得免時燹元以永寧既拔蜀中已

靖遂不窮追而貴州巡撫王三善以崇明竄入水西會師六萬進討屢戰皆捷遂渡渭河在大定府黔

流會於直抵大方即今大定府治舊陸唐河時安氏指為巢穴入居安位第位與其母杜輝走火灼城名在黔安邦彥匿織金城亦

北地最深阻時安氏指為巢穴皆不敢出三善既連破賊有輕敵心謂賊不足平駐大方久之會糧盡不得已退師乃

焚大方廬舍而東明事在賊躡之副總兵秦民屏叅將王建中戰歿三善遂為降賊陳其愚所害其愚者

先詐降三善信之令隨行遇賊其愚衛三善墜馬三善大呼罵賊遂遇害監軍副使岳具於是賊勢復

張仰同知梁思泰主事田景猷等四十人皆死之岳具仰延安人田景猷貴州思南人

客氏魏忠賢殺光宗選侍趙氏幽裕妃張氏於別宮殺之

客魏肆惡慮妃嬪白其罪矯旨賜趙選侍自盡選侍以光宗賜物列案上西向禮佛痛哭自經幽裕妃別宮絕其飲食天雨妃

匍匐承檐溜飲之而死皇后數於帝前刺客魏過失是年后有娠客氏以計墮之帝用此乏嗣又以帝

郊祀日掩殺帝所寵馮貴人左右無敢言者范慧妃以讒失寵李成妃為之乞憐客魏知之亦幽成妃

別宮妃預儲食屋檐瓦間半月不死斥為宮人

冬十月以趙南星為吏部尚書

先是南星為左都御史與吏部尚書張問達掌京察黜去忤詩教趙興邦等天下快之至是問達罷南

星代為吏部銳意澄清獨行己志政府及中貴憚其剛嚴不敢有所干請魏忠賢雅重南星名遣其甥

傅應星謁見拒不納大學士魏廣微南星友允貞子也素以通家子畜之廣微入內閣三至南星門謝

弗見又嘗歎曰見泉無子見泉允貞別號也廣微恨次骨與忠賢比而齟南星然是時東林勢盛葉向

高韓爌方輔政南星掌銓李騰芳字子實陳于廷宜興人佐之高攀龍楊連左光斗東憲魏大中袁化

字民謨長科道鄭三俊字用章池州建德人

瑞字德新耀

元仲若
人劉廷諫
州順天
人

10

1997

1

1997

弛縱而厥衛緝捕亦
而任用田爾耕任邱人

1

3

竭藩

穀謚丈

齊堂
人閣

1998

遂不

効魏

大罪

專責令其義發執

10

不護持善類
由明祚將傾
故不惜假手
以厚之毒耶

楊連一疏據實
臆陳足概奸閹
之醜當其懼而
求解于閣臣尚
尚不無心存顧
忌韓煥此時使
能會以正言喻
以利害俾早知
避禍以全終下

有正色立朝之臣大罪四國家最重故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孫慎行威以宏更為他詞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大罪五爵人于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大宰此少宰俱用陪推一時名賢不安其位顯顯政棹弄機權大罪六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江東諫侯震鳴等抗疏相忤立行貶謫傳聞宮中有一爵人以德性安謂天子靜倚寵忠賢之怒難謂大罪七東諫侯震鳴等抗疏相忤藏南郊日傳聞宮中有一爵人以德性安謂天子靜倚寵忠賢之怒難謂大罪七東諫侯震鳴等抗疏相忤自盡是陛下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忽焉告殞紅流電綬之祥變為飛星墜月者惟王安即陛下倉猝受命擁衛防維安亦一聖地擅用朝官規制濫擬廢寢近又于河開與但仇王安而實敢伏先帝之老奴罵無賴思大罪十二今日廢中書明日廢錦衣金玉之堂口皆乳臭詰勸人居室建立碑坊錢鳳龍于雲捕漢大罪十三今日廢中書明日廢錦衣金玉之堂口皆乳臭詰勸之詔目不識丁如魏良卿及傅應星等濫擬恩職正朝常大罪十三今日廢中書明日廢錦衣金玉之堂口皆乳臭詰勸生員章士魁以爭煤窑傷忠賢堵路逐詔言開礦而致之死趙高鹿鹿可為馬忠賢燦燦可為礦大罪十四良卿王思敬等牧地細事責在有司忠賢乃幽置檻穽意榜掠視士年如草菅大罪十六科臣周士樸執糾繼監忠賢獲傳其升遷使吏部不得專錄除言官不取司封駁大罪十七北鎮撫劉儵不肯殺大罪十八為吏科道旨落任忽傳違致前籍示大明之律令可守再忠賢之言煌煌綸綍朝夕紛更大罪十九東廠之設原以緝奸自忠賢任事日以挾私讐行傾陷為事投國告密日夜未已勢必與同文館獄而後已大罪二十邊警未息內外戒嚴東廠緝訪事無窮生靈塗炭大罪二十一祖制不當內兵原有深意忠賢始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事或未知九廟生靈安顧何人地大罪二十二變生肘腋不為深慮大罪二十三與奸相沈淮創立內操致事或未知九廟生靈安顧何人地大罪二十三變生肘腋不為深慮大罪二十三忠賢遣者深州警蹕傳呼清塵聖道以為大罵出幸及其歸也改駕駟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遇則僂然來與矣大罪二十三夫肅極則驕思多成怨聞春忠賢走馬御前陛下射殺其馬皆以不死忠賢不白伏罪道有數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不介蔽其幸者大罪二十四凡此逆跡昭然在人耳目不可收拾奈何憂禍而不顧言外廷結舌而不敢言或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夫人為之彌縫更相表裏迭為呼應伏望陛下大奮雷霆集文武勳戚劾劾即嚴訊以正國法並出奉聖夫人于外用消隱憂臣死且不朽

鍾璠正字叔淵益都人父文震孟字文後疏上忠賢懼甚求解於韓煥煥不應遂趨帝前泣訴且辭東廠而客氏從旁為剖析王體乾等贊之帝憤然不辨也遂溫諭留忠賢而於次日下連疏嚴旨切責先是連疏就欲早朝面奏值次日免朝恐再宿機洩遂於會極門上之忠賢乃得為計連愈憤擬對仗復劾之忠賢詞知過帝不御朝者三日及帝出羣閱數百人哀甲夾陛立勅左班官不得奏事連乃止

中書舍人吳懷賢疏學節獨飲注其旁曰宜如韓魏公治任守忠故事即時道戌其叔告之忠賢即遽懷賢下獄韓魏公治任守忠故事即時道

秋七月杖殺工部郎中萬燦南昌人

能據伏刑誅或因得離闕廷亦不難徐圖處置煥竟束手無能付之不應致忠賢轉計自謀泣訴慰留直臣遂罹慘禍陰陽消長之機爭于寸隙而煥腐碌寡斷貽毒無窮雖他日以忤闇去國亦不能聚為之鮮免也

自楊連上疏被責廷臣益憤交章論忠賢不法

給事中則魏大中許譽卿等御史則劉崇楊玉珂辛卯等京卿則太常卿胡世賞祭酒蔡毅中等勳戚則撫寧侯朱國弼南京列卿則兵部尚書陳道亨侍郎岳元聲等凡七十餘人大學士葉向高及禮部尚書翁

正春請遣忠賢歸私第以塞謗帝不許未幾燬疏復至言忠賢盡竊大權生殺予奪在其掌握致內廷

外朝止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豈可一日尚留左右忠賢得疏大怒當是時忠賢方惡廷臣交章劾己

無所發憤思借燬立威乃矯旨廷杖一百令羣閣先至燬即摔而毆之比至闕下氣息纔屬杖已絕而

復甦羣閣更肆蹴踏越四日即卒御史黃尊素上言律例非叛逆十惡無死法今以批肝瀝膽之忠臣

竟殞於磨牙礪齒之凶暨千載而下史筆書之豈不上累聖德乞復其故官破格賜卹時禁中方失火

李應昇復言却即之杖血方腥祝融之烈燄旋作天譴甚明伏冀矜恤俱不報是年檢討丁乾學典江

賢怒矯旨除其名已使人詐為校尉往逮挫辱之乾學憤鬱而卒揚州知府劉鐸情忠賢亂政書扇贈遊僧有陰靈國是非句實歐陽暉詩也遷者得之遂逮治事自矣會鐸家人夜醉柳督張體乾誣以咒詛竟斬西市他若御史夏之令以劾毛文龍吳裕中在燬後崇禎初燬贈光祿卿官一子乾學等皆贈卹

府經歷張汶以被酒誅忠賢或下獄或被杖死皆在燬後崇禎初燬贈光祿卿官一子乾學等皆贈卹

丁乾學字天行浙江山陰人寄籍京師劉鐸廬陵人夏之令光山人吳裕中江夏人蘇繼歐許州人張汶即鄆人尚書國彥曾孫

葉向高罷

御史林汝翥福清向高甥也方巡城有內二豎爭奪人財物鬪於塗汝翥笞之時萬燬甫杖死魏忠賢

矯旨命杖汝翥如燬汝翥懼逃之城外羣閣疑匿向高第聚而圍之大肆詬辱向高上言國家二百年

來無中使圍閣臣第者臣今不去何面目見士大夫帝優旨慰留盡收回中使汝翥尋出受杖竟不死向高以時

事不可為乞歸己二十餘疏至是請益力乃命行人護歸向高為人光明忠厚有德量計時事日非向高亦稍利方為國執猶數有匡救老成持重為清流所倚賴准府門生王化貞不能決議致壞封疆事為時所咎焉後三年卒崇禎初贈太師諡文忠

河決徐州

決魁山即奎山在銅山縣東南隄城中水深丈餘遷州治於雲龍山在銅山縣南常有雲氣蜿蜒如龍故名而治河事無言及者

封光宗選侍李氏為康妃

魏忠賢請加選侍封號帝從之旨與前移宮諭相背時咸謂前諭出自王安後旨出自忠賢故彼此抵牾帝實不辨也

冬十月罷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

御史崔呈秀人按淮揚贓私狼藉比還朝攀龍循故事考察故事巡按御史回道盡發其貪穢狀南

星議戍之詔革職聽勘呈秀窘夜走魏忠賢所叩首涕泣乞為義子且言不去南星攀龍等吾輩未知

死所忠賢大以為然遂與定謀會山西缺巡撫南星以太常卿謝應祥人安福有清望首列以請既得旨

而御史陳九疇人受魏廣微旨言應祥嘗知嘉善魏大中出其門大中以師故謀於選即夏嘉遇而

用之徇私當斥先是孟冬享廟且頒朔廣微偃蹇後至大中嘉遇疏辨南星攀龍極言應祥以人望

推舉大中嘉遇無私九疇妄言不可聽忠賢大怒矯旨黜大中嘉遇並黜九疇而責南星等朋謀結黨

南星遽引罪去忠賢復矯旨切責放之歸明日攀龍亦引去初南星里居時名日高海內仰慕與顧憲

忠賢並坐宏政門正色語忠賢曰主上冲齡我輩內外臣子宜各努力為善忠賢默然怒形于色至是罷去忠賢與其黨恨不已每矯制諭必目為元凶云

十二月削吏部侍郎陳于廷副都御史楊連僉都御史左光斗籍

先是萬燝杖死黃尊素語連曰可以去矣連曰苟濟國死生以之卒不去至是廷推吏部尚書連注籍

不預于廷等推喬允升字吉甫馮從吾汪應蛟字潛夫上之中旨責連大不敬又以允升等為趙南星

私人責于廷光斗與連朋比並削籍而擢徐兆魁吏部侍郎喬應甲副都御史王紹徽僉都御史皆素

為南星所擯者也由是天下大權一歸忠賢矣

韓爌罷

葉向高既去爌為首輔故事閣中止首輔東筆魏廣微欲分爌權爌囑魏忠賢傳旨諭爌同寅協恭而責

次輔毋伴食爌即抗疏乞休中旨責爌歸非於上悻悻求去遂聽罷爌每事持正為善類所倚然向高勢不能敵而魏廣微又宗結忠賢偏引邪黨故卒黜爌而去已而忠賢黨

聞豎之禍至忠賢而最烈然非有外廷無恥之徒為之羽翼縱逞鬼域之技恣材狼之心亦不能如此肆行無忌乃魏廣微以閣臣率先論附面目醜然崔星秀因職罪被糾翼作通逃淵藪遂甘為義子魏微求容創千古未有之局非但天良盡泯真狗彘不食其餘而一時希榮倖進者流方且效尤踴躍恬然不以為羞人心敗壞至此亦可以觀其氣運之奄奄垂盡矣